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亚全集

梁实秋 译



上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THE COMPLETE WORKS OF
WILLIAM SHAKESPEARE

莎士比亞全集

梁实秋 译

北京文化出版社

(内蒙古)新登字 004 号

莎士比亚全集

著 者：[英]威廉·莎士比亚

译 者：梁实秋

责任编辑：文奇

出 版：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海拉尔市河东新春路)

印 刷：新华印刷厂

开 本：787×1092 1/32 印张：72 字数：3000 千字

1995 年 10 月第 1 版 199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000 册

ISBN 7-80506-423-7/I·164

定价(全两册):48.80 元

梁实秋译莎士比亚全集总目

上卷

①暴 风 雨	The Tempest	(1)
②维洛那二绅士	The Two Gentlemen of Verona	(40)
③温莎的风流妇人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83)
④恶 有 恶 报	Measure for Measure	(139)
⑤错 中 错	The Comedy of Errors	(187)
⑥无 事 自 扰	Much Ado About Nothing	(223)
⑦空 爱 一 场	Love's Labour's Lost	(274)
⑧仲 夏 夜 梦	A Midsummer-Night's Dream	(336)
⑨威 尼 斯 商 人	The Merchant of Venice	(390)
⑩如 愿	As You Like It	(431)
⑪驯 悍 妇	The Taming of the Shrew	(477)
⑫皆 大 欢 喜	All's Well That Ends Well	(525)
⑬第 十 二 夜	Twelfth Night	(578)
⑭冬 天 的 故 事	The Winter's Tale	(630)
⑮约 翰 王	The Life and Death of King John	(679)
⑯利 查 二 世	The Life and Death of Richard the Second	(722)
⑰亨 利 四 世(上)	The First Part of King Henry the Fourth	(776)
⑱亨 利 四 世(下)	The Second Part of King Henry the Fourth	(829)
⑲亨 利 六 世(上)	The First Part of King Henry the Sixth	(887)
⑳亨 利 六 世(中)	The Second Part of King Henry the Sixth	(937)
㉑亨 利 六 世(下)	The Third Part of King Henry the Sixth	(990)

暴风雨

例 言

- 一 译文根据的是牛津本, M. J. Craig 编, 牛津大学出版部印行。
- 二 原文大部分是“无韵诗”, 小部分是散文, 更小部分是“押韵的排偶体”。译文以白话散文为主, 但原文中之押韵处以及插曲等则悉译为韵语, 以示区别。
- 三 原文常有版本困难之处, 晦涩难解之处亦所在多有, 译者酌采一家之说, 必要时加以注释。
- 四 原文多“双关语”, 以及各种典故, 无法移译时则加注说明。
- 五 原文多猥亵语, 悉略译, 以存其真。
- 六 译者力求保存原作之标点符号。

序

一 著作年代

《暴风雨》无疑的是莎士比亚晚年最后作品之一。《暴风雨》没有“四千本”行世, 最初的版本就是在一六二三年“对折本”的全集里。技术的圆熟, 文字的老练, 声调的自然, 以及全剧之静穆严肃的气息, 很明显的表示这戏必是莎士比亚的思想艺术臻于烂熟时的作品。但是此剧究竟是哪一年著作的呢? 各家的学说很不一致, 佛奈斯的“新集注本”所汇集起来的各家的考释占有密排小字三十四页之多, 其各家论断的结果大致如下。

Hunter	1598
Knight	1602 or 1603
Dyce, Staunton	after 1603
Elze	1604
Verplanck	1609
Heraud, Fleay, Furnivall	1610
Malone, Steevens, Collier, W. W. Lloyd, Halliwell Grant White, (ed.), Keightley, Rev. John Hunter, W. A. Wright Stokes, Hudson. A. W. Ward, D. Morris	1610 1611
Chalmers, Tieck, Garnett	1613
Holt	1614
Capell (?), Farmer, Skottowe, Campbell, Bathurst, the Cowden Clarkes, Philipotts, Grant White (ed.), Dighton	a late or latest play

如从多数论断, 大概此剧作于一六一〇及一六一一年间比较的最近于事实。

为确定此剧之著作年代, 只有一项绝对可靠的外证。那就是宫廷的娱乐纪录, 一六一一年十一月一日国王剧团在白宫哲姆斯一世御前上演此剧, 一六一三年二月间同一剧团又在宫中为了庆祝伊利沙白公主结婚大典再度上演此剧。此外的各种证据, 都是内证, 并且都不免是臆测。

二 故事的来源

《暴风雨》的故事来源是不易确定的。

汤姆斯·瓦顿(Thomas Warton)在他的英诗史卷三(一七八一年版)里的一个脚注里曾记载着,据诗人考林斯(Collins)说,《暴风雨》乃是根据一篇浪漫故事奥瑞理欧与伊萨巴拉("Aurelio and Isabella")而写成的,这故事曾在一五八六年以意大利文、法文、英文三种本子编为一册刊行,在一五八八年复以意大利文、西班牙文、法文、英文四种本子编写为一册刊行。考林斯在晚年是个疯子。奥瑞理欧的故事,近已被人发现,其内容与《暴风雨》并不相符。故此说似不能成立。

提克(Tieck)在他的德国戏剧("Deutsches Theater", 1817)里首先提出《暴风雨》与一篇德国戏剧《美貌的西地亚》("Die Schöne Sidea")的关系。这篇德文戏是 Jacob Ayler 所作的一个很粗陋冗长的东西,他是在一六〇五年死的。在剧情方面讲,这两出戏相同的地方固然很多,不同的地方也很不少,所以两剧之间有关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我们怎么能确定哪一篇是抄袭的呢?在一六〇四年与一六〇六年有英国剧团到德国去献艺,也许他们把《暴风雨》或类似《暴风雨》的故事带到了德国因而影响了德国的戏剧作家,也许他们把美貌的西地亚或类似美貌的西地亚的故事带回了英国因而影响了莎士比亚。也许,如提克所曾暗示,两出戏有一个共同的来源。

此外有些批评家看出了 Antonio de Esclava 所作的《Las noches de invierno》里的一篇故事(一六〇九年刊于马德里),Thomas 所作的"Histoye of Italye"(一五六一年版),Strachey 所作的关于航海遇险的报告"A True Reportory……"等等,都与《暴风雨》有关。我们不能不承认,这都是很近情理的推测。又有人看出刚刚在第二幕第一景所描述的理想社会是采自法国散文家蒙旦(Montaigne)的一篇论文《论食人肉者》('Of the Cannibals'),论文集的英译本刊于一六〇三年。第四幕第一景的化装表演,据德国学者 Meissner 的考据,是采自一五九四年哲姆斯王在 Stirling Castle 为亨利王子行洗礼时举行的一场表演。这一类的指陈只能局部的说明《暴风雨》的来源。

经过二百年来许多学者的搜索,我们现在可以暂时满足的说《暴风雨》的来源问题以阙疑为佳。新莎士比亚本的编者威尔孙教授说得对:"那些一定要给每一莎士比亚戏剧的情节搜寻一个'来源'的人们,(好像莎士比亚自己就不能创造似的!)对于《暴风雨》就要失望了"就教他们失望罢。

三 《暴风雨》之舞台历史

《暴风雨》在莎士比亚生前曾被"王家剧团"在宫廷表演过,也曾在公共剧院表演过。此剧以后的舞台历史是特别有趣的,因为这是莎士比亚戏剧被改动歪曲的最严重的例证之一。达文南(D'Avenant)与德莱顿(Dryden)合编的《暴风雨》,又名《魔岛》,刊于一六七〇年,他们自命这是改良的本子,他们大胆的窜动了剧情不少,主要是给米兰达添了一个妹妹道林达,凭空添造一个平生没见过女人的青年希波利塔,给卡力班配一个雌性怪物西考拉克斯,给爱丽儿配一个雌性精灵米尔卡。这样一改,剧情稍变复杂,人物却有了对称。这改编本最初上演是在一六六七年,很受当时观众的欢迎,证以皮泊斯(Pepys)的日记就可见一斑,是年十一月七、十三日、十二月十二日,翌年一月六日、二月三日,再下年一月二十一日,都有观看《暴风雨》的记载。皮泊斯特别喜欢这戏里的音乐。实在讲,《暴风雨》本身是有容纳大量音乐的可能。一六七二或一六七四年,这改编本变成音乐剧,谱乐者是 Purcell。

《暴风雨》的本来面目在舞台上出现是十八世纪中叶的事。从一七四六年原本的《暴风雨》断断续续的上演,但是改编本也并未绝迹,改编本的势力直到一八二一年还没有消歇,在这一年著名的演员 Macready 还采用改编本上演呢。

四 《暴风雨》的意义

《暴风雨》在“第一版对折本”的全集里，是第一篇戏，为什么它要占这样光荣的地位呢？Emile Montegut 说，《暴风雨》就像是古书弁首的图案一般，暗示给读者以全书的内容。别的戏不能有这样效用，没有别的一出戏能这样的赅括其余。恰似对于一位有经验的植物学家，三四种选择出来的植物就可代表半球的花卉，所以普洛斯特罗、爱丽儿、卡力班、米兰达这几个人物就可以把莎士比亚的整个世界放在我们的想像面前了（见 *Revue des Deux Mondes*, 1865, Vol. LVIII 转引佛奈斯页三五九）。这一番话很新颖，但是究竟不免附会之嫌。

《暴风雨》与《仲夏夜梦》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很明显的都有庆祝婚姻的插景。若说这两出戏仅仅是为庆祝贵族婚姻才写的，并且除了庆祝之外别无其他意义，那不是适当的估量。莎士比亚写暴风雨的动机，也许是为了供奉皇家，但是我们现在鉴赏《暴风雨》时，不能不承认此剧有更严重的意义。

没人能否认，莎士比亚最后一个时期的作品，如《波里克利斯》、《辛白林》、《冬天的故事》以及《暴风雨》，都有一种“和解”（Reconciliation）的意味，好像是表示一个老年人阅世已深，已经磨灭了轻浮凌厉之气，复归于冲淡平和之境。在这一点上，《暴风雨》异于《仲夏夜梦》。

但是给《暴风雨》以极端的象征主义的解释，那也是不健全的。Campbell 在一八三八年就说：“莎士比亚，好像是觉得这是最后一剧了，好像是触动灵机要描写自己，于是把戏里的英雄写成为一个自然的庄严的和善的魔术家，能从海底唤起精灵，能用极简易的方术役使他们。——我们的诗人这最后的一剧真有魔术呢，因为，什么能比飞蝶南与米兰达求婚时所用的言语更朴素，而什么又能比这一段使我们衷心感动的同情更玄妙？在此地莎士比亚自己便是普洛斯特罗，或者说，是能役使普洛斯特罗与爱丽儿更高的精灵。便是这强有力的魔术家该敲碎他的魔杖的时候快要到了，把魔杖沉在深深海底，——‘沉到不曾测到过的海底。’……”（转引自佛奈斯本第三五六页）把普洛斯特罗认为是莎士比亚自己，这已经成为一种传统的解释，Frank Harris 所作“*The Man Shakespeare*”把这种解释推到极端，他公然的说：“我们从普洛斯特罗所得到的莎士比亚的画像，是惊人的真实而巧妙”（第三四七页）。“这《暴风雨》是何等的一出戏！莎士比亚终于看出了他自己的本色，是一位没有国土的帝王；但是一位‘很有力的魔术’专家，一位大魔术家，以想像为随身的侍从的精灵，能点化沉舟，能奴使敌人，能任意捏合情人；所有的力量都用在温柔仁厚上面。……”（第三五五页）。我们若信任这象征主义的方法，把《暴风雨》当做“比喻”（allegory）看，我们还可以发见许多有趣的解释，爱丽儿是一个象征，米兰达也是一个象征，卡力班也是一个象征，甚至于像 Garnett 在“*Shakespeare Jahrbuch*”XXXV 所主张在这戏里还可以找出一段历史的索隐！攻击这一派象征主义的解释最力的是 Schücking 教授，他的“*Character Problems in Shakespeare's Play*”1922, pp. 237-266 驳倒了一切的传统的误解，重新用现实主义者的眼光来估量这戏里的人物描写。

我们不必把《暴风雨》当做“比喻”，我们越想深求它的意义反倒越容易陷入附会的臆说。莎士比亚在《暴风雨》里所用的艺术手段与在其他各剧里所用的初无二致。他在《暴风雨》里描写的依然是那深邃繁复的人性——人性的某几方面。他依然是驰骋着他的想像，爱丽儿和卡力班都是他的想像力铸幻出来的工具，来帮助剧情的发展。《暴风雨》不一定是最后一剧，所以普洛斯特罗也不一定就是莎士比亚自己。《暴风雨》终究是一个浪漫故事，比较的严重处理了的浪漫故事，内中充满了诗意与平和宁静的气息，如是而已。

剧中人物

阿龙索(Alonso),那不勒斯的国王。

西巴斯善(Sebastian),他的弟弟。

普洛斯帕罗(Prospero),米兰的合法的公爵。

安图尼欧(Antonio),他的弟弟,米兰的篡位的公爵。

飞蝶南(Ferdinand),那不勒斯的国王之子。

刚则娄(Gonzalo),一位老成的枢密大臣。

亚德利安(Adrian)

弗兰西斯科(Francisco) } 贵族

卡力班(Caliban),一个野蛮的丑怪的奴隶。

特林枯娄(Trinculo),一个小丑。

斯蒂番诺(Stephano),一个醉醺的仆役长。

船主

水手头目。

水手们。

米兰达(Miranda),普洛斯帕罗之女。

爱丽儿(Ariel),一个活泼的精灵。

哀利斯(Iris),

塞利斯(Ceres),

鸠诺(Juno),

女神(Nymphs),

刈者(Reapers),

其他伺候普洛斯帕罗的众精灵。

背景·海上,有船;以后均在一海岛。

第一幕

第一景:大海中一船上,狂暴的雷电交鸣之声。

船主、水手头目分途上。

船主 头儿!

头目 在这里,船主:怎么样啦?

船主 好,去和水手们说,快去努力工作,否则我们要撞到陆上了!快着,快着。

[下。]

众水手上。

头目 喂,伙计们!辛苦啦,辛苦啦,伙计们!快点,快点!收起中樯帆。听着船主的

笛子。——刮吧，刮得你进破了肺①，只消海面上还有空地方！

阿龙索、西巴斯善、安图尼欧、飞蝶南、刚则姜、及其他上。

阿 好头儿，要小心些，船主在那里呢？放出些胆量来。

头目 我请你。下舱里去。

阿 船主在哪里，头儿？

头目 你没有听见他吗？你们搅乱我们的工作；你们到舱里别出来啦；你们简直是帮着风暴。

刚 别，好朋友，你放镇静些。

头目 等海镇静的时候我们就镇静了。去！这风涛②还管谁是国王吗？下舱去！别吵！别搅乱我们。

刚 好，不过你也要记得你船上载的是谁。

头目 不管是谁，反正我爱他不能过于爱自己③。你是一位枢密大臣，你若能发令叫这风涛平息，使得现在安宁，我们就决不再扯一根绳；行使你的权威呀！你若不能，你就谢谢上天活得这样长，赶快到舱里准备万一，假如真这样不幸的话。——努力呀，伙计们——别搅我们，我说。〔下。〕

刚 我从这人身上得到很大的安慰。我想他是没有溺死相；他的相貌完全是个绞死鬼的神气。好的命运之神啊，请坚持着叫他死在绞刑上罢！让他的命运之绳来做为我们的缆索吧，因为我们自己的缆索是没有用了！如其他不是生来受绞刑的，我们的情形就糟了。〔众下。〕

水手头目上。

头目 取下上中樯！快！放下来，放下来！用中樯帆逆风前驶。〔内喊声〕这叫喊声好可恶！他们叫喊得比风涛或我们工作的呼声还要响。——

西巴斯善、安图尼欧、刚则姜上。

又来了！你们到这里做什么？我们放弃工作等死罢？你们愿意淹下去吗？

西 你颈上生疮，你这个咆哮的、侮慢的、没心肝的狗！

头目 那么，你们来工作。

安 绞死，狗，绞杀！你这娼妇生的，无礼的叫嚣者。我们不像你那样的怕淹死。

刚 我可以担保他不会淹死的，纵然这船不比一只果壳更坚固，纵然这船是像经期中的妇女一般的漏水④。

头目 顶着风前进！顶着风！挂起两只帆来，向海里驶去；躲开陆地。

众水手上，尽湿。

水手 全完了？祷告罢，祷告罢！全完了！

头目 怎么，我们一定要喝凉海水了吗？

刚 国王和王子都在祷告呢！我们也去参加，因为我们的情形是和他们的一样。

西 我实在沉不住气了。

安 我们的性命简直是被一班醉汉给骗去了。——你这个张大嘴的恶汉，——我愿你淹死之后有十次的潮水冲你的尸⑤！

刚 他还是要死在绞架上的，虽然每一滴海水发誓反对他死在绞架上而张口要来吞他。

[内乱叫声]“上帝怜悯呀!”“我们的船碎了,碎了!”“再见罢,我的妻,我的孩儿!”“再见罢,我的兄弟!”“我们的船碎了,碎了,碎了!”

安 我们都和国王一同沉罢。

西 我们去向他告别。

[下。]

刚 现在我宁愿放弃千里的水乡,换取一亩的荒地;长满了蒿藜荆棘或任何东西,都不打紧。听天由命罢!但是我愿能死得干松些。

[下。]

第二景:岛上:普洛斯帕罗的窟前。

普洛斯帕罗与米兰达上。

米 我最亲爱的父亲,假如您是用了您的法术使得这狂涛怒吼,请把骇浪平静下去罢。天空好像是要倒下乌墨臭的雷雨,幸亏海水直冲上了天,要扑灭其间的电火。啊!我看那些遭难的人,我心里也难过;一只很漂亮的船,无疑的里面载着许多高贵的人们,全都撞得粉碎。啊!这喊声打得我的心痛。可怜的人们,他们都死了。我若是什么有威权的神,我就要在海还没有吞下这船和其中的旅客之前,先把这海沉到陆地里去。

普 你要镇定;不要惊慌。你尽管放心,并没有什么妨害。

米 啊!好惨痛!

普 无妨。我所作的事,无一不是为了你,为了你,我的亲爱的!我的女儿!——你是不知道你自己的身分,一点也不知道我是怎样出身;你也不知道我不仅仅是一个破败洞窟的主人普洛斯帕罗,我不仅仅是你的平凡的父亲。

米 我从来也没想多打听。

普 现在时候到了,我要多告诉你些。伸过手来,把我的法衣脱下来。——好:〔将法衣脱下,你就在此地罢,我的法宝。——揩干你的眼睛;你放心,打动你的同情心的那一场触礁的惨象,我早就用我的法术安排妥贴,不伤害一个生灵——不,你看着要沉的船里,你听见其中叫喊的人们,没有一个受到毫发的损失。〕下来,因为现在你应该多知道一点了。

米 您常常要令我知道我是谁,却总是又停住,使我不得要领的追问,结果是,“等着,时机还未到。”

普 现在时候到了,就在这一分钟内你就要听到;要听说,要静心听。你还记得我们未来到这洞前的时候吗?我想你不记得,因为你那时还不满三岁。

米 当然,我记得。

普 记得什么?记得什么别的房屋或人么?无论你记得什么,把那影像告诉我。

米 那是很渺茫的;与其说是我的记忆所能证实的真事,毋宁说是迷梦一场。从前我是否有过四五个女人服侍我的?

普 你有过,并且还要多,米兰达。不过这事怎么还留在你心里呢?在黑暗的过去与时间的深渊里,你还记得什么别的?如其你还记得你未来此之前的任何事物,那么你是怎样来到此地的,你也可以记得了。

米 但这我却不得记得。

普 十二年前,米兰达,十二年前,你的父亲是米兰的公爵,是个有威望的国王。

米 您不是我的父亲吗?

普 你的母亲是纯洁的女人,她说你是我的女儿;你的父亲即是米兰的公爵,他的唯一的后裔是一位公主,——恰是这样的身分。

米 啊,天哟!我们是遭了什么陷害才离开那个地方的?还是,我们离开了是幸运的呢?

普 全是的,全是的,我的女儿;我们是遭了陷害,如你所说,才从那里被逐出来;不过

来到这里，却也是我们的幸运。

米 啊！我当初累你受了辛苦，我是不记得了，不过现在我想起来真是痛心，请您讲下去。

普 我的兄弟，你的叔父，他名叫安图尼欧，——你要用心听，——一个兄弟会居然如此的奸诈：在世上除了你之外我最爱的就是他，我把国家大事交他掌管；在那时各邦中以我的国家为最强大，普洛斯帕罗为领袖的公爵；讲到权威学问，真可说是远近闻名，无人可比；我既然专心学问，政事便交付给我的兄弟，于是我对国事渐渐荒疏，沉溺于魔法的研究。你的奸诈的叔父——你是听着我说么？

米 是很注意的听着呢。

普 他一旦学会了怎样允许求情，怎样拒绝他们，谁该擢升，谁该为了躁进而加降；便把我用的人重新委派，或是调换新人，或是另行支配。官员职位都在他掌握之中，他便随着自己的高兴操纵全国的人心；现在他就像是一株藤，遮掩了我的树干，吸取着我的汁浆。——你又不留心听了。

米 啊父亲！我是留心听着呢。

普 请你听我说。我，这样的疏忽了世俗的事务，完全过着隐士的生活，为休养心灵而研求一门学问，这学问若不是需要隐逸的环境实在是比一切赞美还更有价值，——却唤醒了我的奸诈的兄弟的恶性；我的信赖，像是贤良的父母，却在他身上生出了和我的信赖一般大的奸诈；我的信赖是无限的，是没界线的信任。他于是妄自尊大起来，他不但吞没了我的入款，并且搜刮了我的权力所能征收的一切，——恰似一个记忆错误的人说了与事实不符的话，因为屡次三番的说，把自己的谎语也认为是真实的了，——居然自信即是公爵了；只因摄行政务，以一切的特权摆出尊贵的仪表：——由此竟生出了野心，——你听着没有？

米 你的故事可以治好耳聋。

普 他所扮演的脚色和他所代为扮演的本人，其间究竟有点隔膜，他当然非真做米兰公爵不可。我呢，可怜的人，——我的书房便是我的很够大的领土了；人间的尊贵，他认为我是不配享受的；他急于揽权，便联合了那不勒斯的国王，每年向他进贡称臣；在他面前表示恭顺服从，把这从来未曾屈服过的国土，——哎呀，可怜的米兰！断送在最可耻的降顺中了。

米 啊天呀！

普 你且听他的条约及其结果罢；然后再说，这样的人可能称为兄弟。

米 我若想到祖母或者有什么不体面的事，这念头真是太罪过；良善的母胎会生出坏的儿子。

普 你听这条约罢。这那不勒斯的国王，本是我的宿仇，答应了我的兄弟的请求；请求的是，为了报酬他降约中列举的事项，以及我不知确数的多少贡税，他得要立刻把我和我的眷属驱逐出国，并且把这丰美的米兰，用一切的仪典，册封给我的兄弟；于是兴起了不义之师，在命中注定的一个夜里安图尼欧打开了米兰城门；在黑夜中，奉命来的人便把我和哭着的你给逐走了。

米 哎呀，可怜！我，不记得那时是怎样哭喊的了，愿再哭一遍：这引得我不由不哭。

普 再听我说下去，就要说到我们现在遭遇的事情了；不说到这一点这故事是全无干系的了。

米 为什么他们那时候不杀死我们呢？

普 问得好，女儿。我的故事招惹出这疑问。亲爱的，他们不敢，民众对我是如此的爱戴，他们不敢在这事上留下这样凶残的痕迹；却用较漂亮的颜色涂饰了他们的丑行。简单说，他们把我们送到一只船上，带我们到海中几里外的地方；在那里他们先备好了一只腐朽的船壳，没有绳索，没有帆，没有橹；就是老鼠都会本能的逃开它；他们把我们丢在那里，由我们去向吼叫的海洋哭泣，去对狂风叹息，风因为怜悯我们叹回了一口气，是好意反倒更害了我们。

米 噢呀！那时候我对你是怎样的累赘呀！

普 啊，你是救我的一个天使！我在重担之下呻吟着向海水洒着泪珠的时候，你却微微的笑着，带着自天而降的勇气，提起了我的坚忍的毅力，使我能与未来的命运抵抗。

米 我们怎样到岸上的？

普 靠了上天的保佑。一位高贵的那不勒斯人，刚则委，他是被派来主持这事的，他激于惻隐之心，给我们备下了食粮和水，还有丰富的外衣、衬衫、用具，及其他必需的东西，以后对我们很有用处；并且，同样的，由于他的好意，他知道我爱我的书，便从我自己的书房里给我拿来许多本我认为比我的国土还可贵的书。

米 我很愿能见这人一面！

普 现在我该起来了；——〔又披上他的法衣〕你坐着别动，听我们的海上愁史之最后一段——我们来到了这个岛上；在这里我做了你的教师，使得你比别的公主们⑥还能多得益处，他们费更多时间去做较空虚的事情，并且也没有这样谨慎的导师。

米 上天酬劳您！我现在请您告诉我，——我心里老是在怦怦然，——你兴起这一场风暴，是什么原因呢？

普 你听我说下去。慈悲的命运女神现在真是我的恩主，她居然借了顶奇特的一件意外事把我的敌人都送到这海滨来了；我预知我的好运来了，完全靠这一颗吉星，此刻若不好好利用这颗吉星的势力，以后运气必将衰落下去。别再多问，你现在想睡，很好，你就睡罢；——我知道不由你自主的。——〔米兰达睡。〕

来呀，小使，来——我现在准备好了。来呀，我的爱丽儿；来！

爱丽儿上。

爱 给你请安，伟大的主人！尊贵的主人，请安了！我来听候你的吩咐。无论是去飞翔、去冰水、去蹈火、去驾云；爱丽儿愿尽全力去执行你的严命。

普 我命你去兴起一阵风暴，你可曾完全依旨去办？

爱 件件都做到了。我跳上了国王的船；我化做一团火，时而在船首，时而在船身，时而在甲板上，时而在每个舱里，使得大家惊恐。有时候我用分身术到许多地方去燃烧，在船檐上，在帆桁上，在斜桅上，我各处同时的燃烧着，然后再合拢来成为一团；给可怕的雷霆做前趋者之周甫⑦的电火，也不比我更迅速更急促；这一阵磺黄的汹涌，其火焰与霹雳竟像是要围困奈普通⑧，使他的雄伟的波涛战栗，是的，使他的可怕的三叉戟要抖颤了。

普 我的好精灵！谁能这样的坚决，稳定，而不被这一阵骚动给扰乱了理性呢？

爱 没有一个人不觉得疯狂的热病，没有一个人不做拼命的勾当，除了水手们之外，全都跳进了喷沫的海水里去，都离开了船，我把船弄得到处是火了。国王的儿子，飞蝶螺，头发竖着，——像是芦苇，不像头发了——是头一个跳下去的；喊着“地狱空了，所有的魔鬼都来到此地了。”

普 对，这才不愧为是我的好精灵！这是不是离岸很近的呢？

爱 很近的，主人。

普 可是，爱丽儿，他们都安全么？

爱 没有伤损一根毫发；他们的耐脏的⑨衣服上没有一点污痕，而且比以前更鲜明并且，我按照你的吩咐，我把他们分成几队散在岛上了。国王的儿子，我如今他独自登陆；我让他现在岛上的一个僻静的角落里坐着，在那里吸着气乘凉，两臂这样的无聊的交叉着。

普 国王的船⑩，水手们，以及其他的船只，你是怎样处置的呢？

爱 国王的船安全的在港里停着呢；就在那很严密的湾角里，有一次你半夜叫我起来到那永有波浪冲激的百慕大群岛去采露，就是那个地方；船就在那里藏着，水手

们全都收在舱里；他们已经疲劳不堪，再加上我的法术，都睡着了；至于我冲散了其余船只，都又聚拢了，在地中海上，无精打采的向那不勒斯驶回去，以为亲见国王的船已经破碎，国王已经遇难了。

爱 丽儿，你的任务已经完全准确的做了 但是还有工作：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普 正午已过了。

普 至少过了两点钟。从现在到六点钟之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很宝贵的使用。

爱 还有工作吗？你既给我工做，我要提醒你，你所答应我的，你还没有做到。

普 怎么？闹脾气？你能有什么要求？

爱 我的自由。

普 时候还没有到就说这样的话！别说了！

爱 我请你要记着，我曾给你尽了很大的力，不曾对你说过谎，不曾犯过错，伺候你的时候不曾说过抱怨的话：你曾答应我给缩减一整年的期限。

普 你真非它记了我是把你从怎样的苦痛中解救出来的么？

爱 没有它记。

普 你是它记了；以为踩着海底的污泥，冒着寒峭的北风，地面凝霜的时候到地里面给我工作，便算是了不得的工作了。

爱 我没有，先生。

普 你说谎，坏东西！你忘记了那凶恶的巫婆西考拉克斯，年老而性恶，身体弯得成了圈？你忘记了她。

爱 没有。

普 你忘记了。她是在哪里生的？你说，你告诉我。

爱 在阿尔及耳。

普 啊！她是怎么？我必须每月一次重述一遍你忘记了的以前的情形。这可恨的巫婆，西考拉克斯，为恶多端，并行使骇人听闻的巫术，所以从阿尔及耳被驱逐出来了。只因她有件功劳^①，他们没有杀死她。这是不是真的？

爱 是的，先生。

普 这个绿眼的巫婆怀着孕被逐到这里，就被水手们丢在此地了。你，我的奴仆，据你自己所说，在那时节是她的仆役；而你是一个太娇嫩的精灵，禁不起她的粗暴的役使，你拒绝了她的命令，她盛怒之下，有她的较强大的使者相助，就把你幽禁在一株裂缝的松树里面了；被囚在那裂缝里，你痛苦的度过了十二年；在这期间她死了，把你丢在那里，你发出的呻吟声和水车的轮齿激水一般的快。那时候这个岛上，——除了她产生的儿子，一个遍体生斑的怪胎之外，——还不曾见过一个人形。

爱 有的；她的儿子卡力班^②。

普 蠢东西，我说过了；就是现在由我役使的那个卡力班。你都知道我发见你是正在怎样受苦；你的呻吟使得狼嚎，使得永远发怒的熊都心痛；这苦痛只有入地狱的人才合该承受，西考拉克斯不能再来解除；我来到此地听见你，便用我的法术，劈开了松树，放你出来。

爱 我感激你，主人。

普 你若再抱怨，我要劈开一株橡树，把你塞进那多瘤的树心里去，让你再哭喊十二年。

爱 饶恕我罢；我愿遵命，甘心的为你奔走。

普 要这样才好；两天以后我就放你。

爱 这真是我的恩主！我有什么事情做？你说什么事，我有什么事做？

普 你去变做一个海上的女神；除了你我，不可让任何人看见；让任谁的眼睛都看不见。去，变做这个形状再到此地来；去，赶快去〔爱丽儿下。〕醒醒罢，我的乖，醒醒罢！你睡得很够了，醒醒罢！

米 〔醒来〕您的故事的奇异，使得我想瞌睡了。

普 摆掉这瞌睡。来；我们去看看我们的奴隶卡力班，他对我们答话永远没有好气的。

米 他是个下流东西，我不喜欢看他。

普 不过，在现下，我们还不能缺了他；他给我们升火，捡柴，还做些于我们有益的工作。

——喂！贱奴！卡力班！你这块泥土，你说话呀！

卡 〔在内〕里面的柴还够用呢。

普 出来，我说；还有别事要你做呢 你这乌龟！要等到什么时候呀？

爱丽儿扮做海上女神上。

好一个精灵！我的打扮齐整的爱丽儿，我附耳告诉你一句话。

爱 主人，我遵命去办理。

〔下〕。

普 你这恶毒的贱奴，恶魔和你的娘俩生出来的东西，出来！

卡力班上。

下 我愿从前我母亲用乌鸦的羽毛③在腥腥的池沼中刷着的那样的毒露，洒在你们两个身上！愿西南风鸟吹在你们身上，使你们遍体生疮

普 哦为了你这诅咒 今晚就得叫你痉挛，叫你肋痛得喘不过气；黑夜里刺猬都出来，用各种方法收拾你，把你刺成一个蜂巢似的，每一刺都比蜜蜂的刺还凶。

卡 也得容我吃饭呀。这岛是我的，我的母亲西考拉克斯留下的，而你夺了去。你初来的时候，你安抚我，厚待我，给我浸干果的水喝⑤；教我怎样叫那昼夜照耀的日和月 我于是欢喜你了，把岛上的富源都指示给你，清泉、盐池、荒土、肥田。我这样做实在是该死！——愿西考拉克斯的所有符咒，蟾蜍、甲虫、蝙蝠，都落在你身上！因为我成了你的唯一的臣仆，而我本来是独自称王的；并且你把我囚禁在这岩石里，岛上别的地方你都霸占了去。

普 这胡说的贱奴，只有皮鞭可以感动你，仁慈的心是不能的！你这样的下流东西，我把你当做人待，我一向叫你住在我自己的窟里，一直等到你竟要侵犯我的女儿的贞操。

卡 啊喉！啊喉！——我但愿那事成功！是你阻止我了，否则我早把这岛殖满了无数的卡力班。

普 可恶的贱奴，你沾染不上一片好的，而坏处全能！我怜悯你，很费力的教你说话，随时的教你这个那个，那时候你这野人，你还不能懂自己的话，只像畜类一般的叫唤，我教给你语言好传达你的意思；可是你虽然学习了，而你的下流的劣根性，使得美德在你心里不堪同居；所以你只会被囚禁在这岩石里，其实你应得的惩罚不仅是监禁哩。

卡 你教给我语言；我得到的益处只是我知道怎样咒骂，就为了你教我语言，愿你染上红疫而死！

普 妖婆的孽种，滚开！给我们捡柴去；你最好快一些，还有别的事做。你耸肩么，坏蛋？你若是不理会我的命令，或是不甘愿，我要用痉挛的老法子治你，让你的所有的骨头发痛，令你吼叫，野兽听了你的吼声都要抖颤。

卡 不，我求你——〔旁白〕我必得服从，他的法术是很有力量的，能制服我母亲供的神塞台包斯，把他当奴仆使唤。

普 你又这样了，贱奴；滚开罢！

〔卡力班下。〕

爱丽儿用隐身法上⑥，且舞且唱；飞蝶南在后跟随。

爱丽儿之歌：

请来到这个黄沙滩，
然后再把手儿牵；
等你们接吻，行过礼①，——
凶险的风涛也静下去，——
你们到处跳得要轻灵，
并请诸位一齐唱一声。

听，听！

〔合唱：吧，吼，各处散应。〕

〔狗叫的声音；〕

〔合唱：吧，吼，各处散应。〕

听，听！我听见了
雄赳赳的公鸡叫。

〔叫：咯——咯——滴答——都。〕

飞 这一派音乐可是在哪里呢？在空中，在地上？又不响了；——是的，这音乐准为是
候岛上什么神仙的，我坐在岸上，正哭着我父亲的覆亡，这音乐从海面掠过，那
温柔的声音消灭了涛浪的汹涌，也消灭了我悲戚的情绪；我便跟了它来，——也
可说是它引了我来，——但是声音住了。不，又响了。

〔爱丽儿唱。〕

我的父亲睡在五▲深处；

他的骨头变了珊瑚；

他的眼睛成了珍珠；

他浑身没有一点朽腐，

而是受了海水的冲洗，

成为富丽奇瑰的东西。

〔海上女神叶叶的敲着丧钟。〕

〔合唱：叮当。〕

听啊！我听见钟响，——叮当，钟。

飞 这首歌说的是我的溺死的父亲。这不是人间的勾当，不是尘世所能有的乐
声，——我现在听见声音在我头上。

普 抬起你的眼睑，你说你看见在那边的是什么。

米 是什么？是神么？天呀，看他举目四望的样子！请您听信我，他有很魁梧的
身体；——但是他是个神。

普 不是的，女人；他吃，他睡，他和我们有同样的感觉，没有两样；你看见的这青年，
就是触礁的船里的；若非是带着愁容，——那是蚀耗美貌的蠹虫，——你很可以说
他是个美少年；他迷失了伴侣，正在盘旋着找他们呢。

米 我可以说是神圣的；因为我从未见过自然界中有如此高贵的东西。

普 〔考白〕这事进行得很顺利，我看出了，恰如我的心愿。——精灵，好精灵！为了这
个，我两天之内就释放你。

飞 一定的，音乐伺候的就是这位女神了！——请准我祈求，让我知道您是否就住在
这岛上；并且指道我怎样在这里过活；我的主要的请求，我留在最后来说，那便
是，啊您这神异——您是否一位处女呀？

米 我不是什么神异，先生；但当然是个处女。

飞 说我的语言！天呀！——若是在通用我的语言的地方，我便是说这语言的人中之
最尊贵的了。

普 怎么！最尊贵的？假如那不勒斯国王听见你说这话，你将算得是什么呢？

飞 我现在只算得是个孤单的人了，我听你说起那不勒斯国王，心里便很凄怆。我的话，那不勒斯国王实在是听见了；只因他能听见，所以我才哭^⑨。因为我自己便是那不勒斯国王，我亲见我的父王舟破死难，我这两眼便还不曾干。

米 嗟呀，好可怜！

飞 是的，的确的，他的大臣们也都遇难了；米兰的公爵和他的漂亮的儿子也在内。

普 [旁白]米兰的公爵和他的更漂亮的女儿能驳倒你，若是现在适宜于这样做。——他们初见面就眉目传情了：——机伶的爱丽儿，为这事我要释放你！——[向飞蝶南。]先生，我有句话说；我恐怕你是做了失体统的事；我有句话和你说。

米 [旁白]为什么我父亲说话这样的不客气？这是我平生见到的第三个男人；第一个引动我的怜惜；但愿怜悯的心使我父亲也像我这样的对待他！

飞 [旁白]啊！你若是处女，情爱尚无所属，我要使你做那不勒斯的王后。

普 且慢，先生；我还有话——[旁白。]他们两个已经互相迷恋了；我一定要把这迅速的事办得很顺利，否则赢来太易反使得到手的东西不值什么了。[向飞蝶南。]我还有话 我命令你要听我说。你在此地实在是冒称非分的名义；到这岛上是做奸细来的，想要把岛从岛上称王的我的手里夺去。

飞 不过，我不是那等人。

米 这样堂堂的人，心里不会有坏 假如坏心思而能有这样好的仪表，好的德行会要争着住进去的。

普 [向飞蝶南]跟我来。——[向米兰达。]你不用替他说好话；他是奸细。——[向飞蝶南]来；我要把你的颈子和脚锁在一起^⑩；只给你海水喝；你的吃食只是些淡水的蛤蜊，干枯的草根，和那些曾为橡实做摇篮的壳皮。跟我来。

飞 不；我要抵抗这种待遇，等到我的对敌是比我强。

[拔剑，但被法术所制，不得动弹。]

米 啊亲爱的父亲！别太难为了他，因为他是很温和的，并不可怕。

普 什么！我说，你反倒教训起我来了？——收起你的剑来罢，奸细；你不过是做个样子，并不敢真打，因为你良心上有亏；不用作那防御的姿式了，我用这一根手杖就可以解除你的武装，打落你的剑。

米 我求您，父亲！

普 走开！别扯我的衣裳。

米 您怜悯他罢；我可以给他担保。

普 别说！再要说，我就要责骂你了，虽然不是痛恨你。什么！替一个奸细辩护？嘻！你只见过他和卡力班，以为世上没有比他再漂亮的人；好糊涂的女人！他和大多数比较起来，是个卡力班，而他们和他比起来，就是天使了。

米 我的爱情是最谦卑的；我并没有野心去见更好看的男人。

普 [向飞蝶南]来呀；服从罢；你的筋肉又像是在孩童时一般，没有一点力量了。

飞 真是的。我的精神气力，像在梦中似的，全都受了束缚。我父亲的死亡，我自身的疲弱，我的朋友们的遇难，甚至把我降服的这个人的威胁，这一切在我看来都不足重视，我只愿我在监狱中每天能看见这位姑娘一次；世界上所有的其余的角落，让自由的人们去享受罢；我在这样一个监狱里已经觉得很宽绰了。

普 [旁白]真生效了。——[向飞蝶南。]来呀。——好爱丽儿，你办得好！——[向飞蝶南。]跟我来。——[向爱丽儿。]听我说还有什么别的事要你给我做。

米 你尽管放心；我父亲的脾气比他说话时看来要好得多；他刚才这种样子，是平时没有的。

普 你以后可以像山风一般的自由了；可是要把我的命令完全都做到了。

爱 一点也不能差。

普 [向飞蝶南]来，跟着。——不必替他说话。 [众下。]